

大日本史 贊

和書門類			
一三二一六	二七	一三	五三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一三二一六	五三	一三八	和書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5)		
函號	138	102	

番外書目

至自三一



天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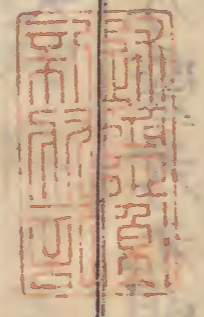
本紀第一

神武

神世之事遼邈眇忽考諸古事記日本書紀其略可見矣伊弉諾伊弉冊二神開闢宇宙生成萬物大日靈貴光華明彩照徹六合乃神乃聖不可測度至皇孫瓊瓊杵尊離天磐座降而至於瑞穗國皇祖授天璽鏡劔以紹寶祚之隆器則三道則一其旨遠矣然鳴荒



淺草天庫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一

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睢盱跳
踉暴殄天物神武秉神聖之烈奮東征之略
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廼偃武敷教
撫育黎元光宅區夏定天日嗣遂為人皇之
祖觀其即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舉有德賞
有功奉安三器以間萬世之基盛德大業主
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觀覆載之功與天地合
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模宏遠矣

大業 綏靖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

化

綏靖英毅果斷負荷大業與母兄神八并耳
命協謀立誅罪魁天位以正尚武之稱不亦
宣乎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化七
帝淵默沖靜誕敷至化政令簡朴其民皞皞
如也續太祖之隆緒蘊列聖之耿光無為之
德不宰之功人莫能得而名焉垂衣裳而治
者其在斯時乎

崇神

大業 綏靖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

大禘闢壤經世列聖播德音民然肇造之初
區宇之廣遐方獷俗猶或不服王化而利用
厚生之道亦有未能周摯者其有蒙以養正
之象乎蒙者物之穉也故受之以需崇神以
濬哲之資施仁恤之政勸農務本移風易俗
制以調役之法教以長幼之序而又分遣將
軍於四道以征不庭允文允武庶績咸熙其
右剛健中正有孚光亨之象乎故繼體永治
之詔曰道臣陳謨神日本以盛太彥申略瞻

瓊殖用隆當時亦稱其功德曰御肇國天皇
豈不美哉凡敬神尊祖奉天之道也君臣長
慎之要國祚久長之幾皆所係焉帝畏神威
遷三畚於笠縫邑別模國寶以安殿內誠敬
神之至也聖子神孫相承傳於無窮而人神
袒遠之漸亦基于此後王其可不思帝敬恪
神祇之故乎

垂仁景行成務

垂仁生而歧嶷夢兆既叶總攬乾綱誠知帝

位天授非人力之所能致也至其以土偶代
殉葬則惻怛之誠惠天下後世至深遠矣可
謂知喪道而得仁者也蓋當此時去上世未
遠魑魅魍魎物怪神毒布濩山澤神人雜糅
景行英武天縱知勇兼資不憚跋涉之勞親
征西陲指授方略善擇將帥遂使日本武尊
御諸別王征伐東夷崩角脫距殲魑剪兇妖
氛廓清四海寧謐神武奄有中州之業于是
有光其功典夏禹侔矣成務毓德儲宮志盧

周遠界國郡閭阡陌立首長定等差澤浹遐
通民志定矣蓋崇神分征四道之烈至景行
而彌著敷寧黎庶之德至成務而益隆若二
帝者可謂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矣

仲哀

天璽鏡劔神祖所以傳萬世者而古昔稱頌
威靈則必擬三器以旌其德景行征筑紫賊
帥神夏磯媛來降仲哀討熊襲筑紫五十迹
手采迎皆奉瓊鏡劔以頌皇猷其為物也固

不足辨而五十迹乎稱三器之德則其言未
嘗不美也景行東征西討不遑寧處恃險負
固之後靡不率服而熊襲餘燼有時而復然
仲哀以皇姪入纂大統躬屬橐鞬周旋險夷
大有其父日本武尊之風速略未振崩于行
官惜哉皇后總戎託能盪定熊襲芟夷妖賊
餘威所加遠及三韓其王厥角誓首稱蕃朝
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皇后藏干戈
於武庫而四海無復煙塵之虞征韓雖非帝

之志而武功足以恢隆其業矣

應神

仲哀崩殂應神降誕胎中天皇之稱見靈異
於聖表時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為皇太子其
義不可得而聞也蓋上古淳素固非後世爭
貪天位之比而太后英烈政自己出應神未
正位薨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
帝方七十一歲而登震極歲月之久在常人
則不勝年邁齒頰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

九思不史... 策怡怡色養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太后長存則吾終身為儲貳唯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慨然思慕乎先帝之不能及見至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當時干戈既戢而阿直歧王仁慕化而來文教之興適在此時殆天所以啟昌運歟

仁德

仁德以百姓之心為心一有不得其所若已

推而納諸溝壑菲飲食惡衣服宮室敞而不改三載除課役與民休息及四海殷富饗煙盛起百姓爭請輸稅調修宮殿而帝不聽又經三載然後聽之勿亟子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之文景而下不足較焉崇神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為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帝小心約志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為侈務導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矣周公作

無逸曰文王昀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斯可以贊帝之德化王衡正
而太階平享國永年之效亦可觀矣聖帝之
頌出於當時仁德之謚上於後世豈虛文哉

履中反正允恭

履中置史郡國允恭甄別姓氏皆所以垂範
後世也履中未踐宸極遽遭仲皇子之變疆
闔騷繹黨與梗塞道路嚮非反正之立效則

社稷幾危矣其誅仲皇子也歎息之言出於
天理之公而善處人倫之變幾乎周公殺管
叔之心而必欲得忠直之臣與之偕行其慮
遠矣允恭躬膺圖籙兢兢業業兄終弟及臨
馭四十餘年仁德之化浹洽人心嗚呼休哉

安康雄略

允恭登遐皇太子淫虐衆之所棄安康以弟
伐兄戡定禍亂衆之所推天命歸焉尤宜戒
慎恐懼以修前王之政而人蹈皇太子之覆

輒以讒殺皇叔則昏而虐矣奪其妻而為后則放而淫矣匹庶防患者猶所不為其罹禍宜矣雄略猛厲嗜殺急於討賊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寵信嬖幸刑罰嚴峻群下揣揣朝不謀夕然天資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在百濟于將亡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皆可以為成憲也暨乎末年遷善豹變益勤政事遠安通悅天下歸心遺詔諄諄顧託得人夫哉王言頗有漢武輪臺之風星川王之凶

惡皇太子之仁孝帝能洞察以警臣庶猶之武帝黜且昏而立昭帝雖星川悖逆終不能後而大臣誅之易如反掌豈非顧命之力耶要其雄材大略亦曠世之所無也

清寧顯宗仁賢

列聖以神明之胤居九五之尊貴元之極鮮能聰斷獄訟而清寧親錄囚徒罷犬馬器翫之獻可謂勤儉之主矣能舉顯宗仁賢二帝於側陋中身以大器繼續皇統其公天下之

心可與日月並明矣二帝相讓天位間曠故
飯豐青皇女臨朝稱制雖不踰年不成君而
皇支神曹固非紫色蠅聲之比亦一時之權
宜也顯宗以弟先兄仍以仁賢為皇太子名
不正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
帝避難在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偽一旦
至冕旒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慎乃儉德飭
躬行化咸熙時雍之治度越前王凡其君國
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

事業者充實禪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
宋儒蔡沈釋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
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二帝其度幾乎
至仁賢發陵之諫則發乎傷父之哀而循於
敬君之禮以能感動時主不使陷于非其義
之盡誠之至之將俾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
於此取則焉懿哉

武烈

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智足以距諫言定

以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而師保之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其不至百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由祖宗之餘烈亦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鈎幽伸枉決非庸劣之主此其所以克保天祿者歟

繼體安閑宣化

繼體以帝室疏屬無尺土之封羈旅單犛晦處北鄙及大臣定策來迎則尊嚴自持正席

引見不為少動容色居然有足以服夫巨室世胃之心者遂踐九五之位而厭億兆之心人能孜孜圖治求賢致意農桑弗敢逸豫武烈之弊政一旦更革而海內得以獲息焉自非睿哲淵懿彌于中而彪于外者其孰能與於此安閑德量寬大宣化器宇爽朗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皆經世之良主也

欽明敏達用明宗峻

欽明朝新羅滅任那奪我日本府而高麗大

亂百濟藉皇靈之遐暢而立疆寇之間救援
屯戍國家始多事矣帝臨崩猶以興復任那
為言興滅國繼絕世固非好大務遠之比亦
所以問罪討亂宣揚可畏天皇之徽猷也方
是時百濟初獻佛像經論帝雖欽嚮其教而
一二人臣猶有不可者敏達英明持立不信
其法詔獲我馬子曰汝獨為之勿惑他人天
語可謂簡要而禁之勿惑他人則知其法之
不可也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為之則私之也

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孰有不嚮其風
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為之毀絕佛像經
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
用明享也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
厩戶皇子同志殺子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
法盛行浸淫瀰漫遂至朝儀圖典殆相出入
而蠹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詔輕發之所致此
誠得失隆替之樞機也宗峻疾惡已甚言出
禍隨履霜有漸堅冰自至可不戒哉

推古舒明

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后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弒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羨其意而勸進皇后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帝既正坤則於往日握乾符於當宇誠宜政令修舉以遵祖宗之道而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教敕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嚮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其不能討馬子之罪亦非所責也然帝頗知駕馭之道馬子請賜

葛城縣帝下詔拒之辭直理正不惡而嚴馬子雖專恣終不能違此其不假於馬子者亦可以觀而弒逆之罪則晏然無所問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耶遺詔薄葬憂恤百姓此固君德之美而不能顧命大臣以定皇嗣雖有遺囑舒明帝警戒山背王之言而大臣不得與聞遂致紛紜之論惜哉舒明繼纘鴻緒厥德無愆可謂良主矣

孝德

成輔相能成天下之泰矣舊史稱其崇佛法
輕神道此雖春秋責備於賢者之意而嘉謨
休烈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焉

皇極齊明

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後也
上謚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
之通制也帝能誓遵古道綜理萬機誠虔感
格禱雨而應遂有至德天皇之稱然威權移
于蘇我蝦夷父子而僭迫已極逮天智帝手

斬入鹿而帝大驚此雖女主智慮之所不能
及而至再踐天位則命將授律遠救百濟親
帥舟師為之聲援英邁之風亞于神功皇后
蓋亦女主之所難能者而窮極土木不免狂
心渠之幾何前後之相反也史載輿人之誦
則其實有不可得而掩者焉

天智

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戕剪天支
公然無忌眾惡貫盈勢将不利于社稷帝職

居子弟而奉女主九五不應樞機易泄不得
已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
藏大慙於黼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成亦
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一則
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再則奉親生至尊之
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
終身及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
阼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質者如此其美矣
有而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

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即位之後益
自節儉勤劬罷石棺之役弛築城之勞歌永
之發莫非以百姓為念而又能好學尊賢則
諸古而施諸今興學校以明教道定禮度以
齊俗化制刑書以示法象凡崇神之規模孝
德之經綸至此大備論者推其弘闡皇猷之
功而上與神武相配抑亦宜也

大友

是是非非天下之公論也至壬申之事則舉

世莫能辨莫是非大友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歎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剔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紛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天智登遐以至天武得志凡所書機務政令非帝而出於誰歟其書近江朝廷豈非

欲蓋而章之謂乎觀者就而繹之則其是非曲直自不能掩今不敢以私意斷之一徵舊史之成文立為本紀抑亦後天下之公論也蓋壬申之亂其原起於天智不蚤定儲位及疾葦方策立之亦已晚矣嚮使速正青闈之號則人心有所係屬而皇統大定矣聖慮豈不能及之殆勢有所不可歟帝亦文雅有餘而材略不足以敵天武是以旗鼓一交而大事去矣淡海三船歎其天命不遂豈唯天哉

而亦由人也悲夫

天武

逆取順身蓋陸賈權時之語而非聖人之大
繼也遂使英雄得藉口湯武用濟其私後世
視以為常恬不知怪嗚呼取之固不可逆而
况於骨肉之間乎帝以雄傑之資處危疑之
地出家修道深晦其機一朝颶起電掃取京
師如振落駕取將帥算無遺策故能濟其大
志卒定累葉之基勲庸大集廼偃武修文施

于政事皆有可觀蓋守之雖以經制而取之
未免用干戈舊史稱其雄拔良有以也

持統

帝居天武之正嫡周旋軍旅之間贊畫機密
多所毗輔坤儀既正壺政克諧及踐大位能
平大津皇子之亂却新羅之貢而責其無禮
誠非庸常主之所能及者矧以衣禕翟之人
乎薦天智之冥福置國忌於崇福寺以為永
制可謂孝矣然帝大友親其弟也徇天武之

私棄父皇之命戎車一駕而同氣相戕則雖能輸追遠之誠而父皇在天之靈其能享乎不可得而知也

文武

帝以嫡孫承統於皇祖母遜位受禪實昉于此自時厥後萬機未倦輒辨宸極而朝覲溫清鸞輿屢駕尊為太上天皇養以四海之富而優游和樂以終寶算者歷世相繼而然傳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豈不信歟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闡譬猶春化之新敷陽曦之將中始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薄海内外無有所虞蓋其丕治極盛之時歟此雖由帝天質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俾帝享年之永遠則德化所布將有不止於此者可勝惜哉

元明

文武臨崩聖武尚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

請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為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齡幼穉未堪負荷天業廼禪位於元正遣皇太子親庶政然後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為君者民之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之主蒞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貫諸鬼神而無疑故能致雍熙之化度越推古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戶足凡在入主皆所難能而母儀之德君

臨之業可謂美矣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一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二

本紀第二

元正

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祖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每有災異戒慎恐懼以求直言極諫嘉謨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凡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儉仁恕出於天性

既富既庶四海又安用能致邳隆之治雖謂
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
之心則大日靈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
無虧矣

聖武

帝為皇太子久待元明元正二帝故即位之
初畏天變憫黎庶徽猷善政頗有古先哲王
之風其在儲闈元正使舍人新田部二親王
輔佐之此周召傅保之義而列聖之所未及

可謂美矣蓋其初政可觀者皆二帝訓導之
力而二親王啓沃之功也臨馭日久驕泰易
生而帝舉動輕佻土木妄作恤下之誠不能
勝事佛之心殫天下之財力以鑄方廣佛像
綏建國分二寺於七道諸國率億兆之民以
歸浮屠之法三善清行所謂天下之費十分
而五者切中時弊矣豈二親王匡救之德有
所未至耶抑以二帝亦素所好寢成其風而
然歟後之營構伽藍者莫不以帝為依據其

所以詔厥孫謀不與先王之道異乎唐時固
置內道場宣帝亦效之歟男女雜糅緇素混
淆其弊殆甚於唐然舊史隱諱其事則有臣
子所不忍言者矣

廢帝

帝以宗室之曹附麗藤原仲麻呂納其亡子
之妻以結驩心寄身第中耳受私恩其無操
守昧於禍福之機可知矣及皇太子廢入繼
大統雖由孝謙皇帝之命而其實仲麻呂之

所推戴也政出上皇帝拱手而已矣改易官
名更張法制良規懿範曷見簡書紀綱若將
振舉而不能救上皇之內行皆仲麻呂干譽
獵美之為也及道鏡得寵帝之處心亦苦矣
知而不言則禍將不測言之則逢彼之怒寧
受譴責不得不言故仲麻呂敗而上皇誣以
其黨卒致踰垣之變良哉

孝謙稱德

帝再負宸正位乾綱發號施令綜理萬機教

習禮樂勸督農桑俾天下舉隱逸高尚之士
家藏考經一本皆可以為世範而始焉寵藤
原仲麻呂終焉嬖僧道鏡其慝橫行忠良杜
口赦宥之令屢下而告密羅織之獄接踵而
起帳字開平蠶文表德耳受欺罔粉飾太平
白龜青馬之瑞與佛舍利並見而天下不勝
寃狂相率顛天蓋帝資悍戾之性而懷淫縱
之行戕時主剪國支或請建儲佛然下納獨
尊道鏡稱之以師而猶不足又封以法王禳

祥神詔之偽紛紜並作將必收縉服加黃袍
予以祖宗天下而後已甚矣其與唐武后之
世相似也舊史歸罪于道鏡其亦蘄懷義之
後歟

光仁

帝之列諸王累歷獻納勝寶寶字間宗室有
才望者皆所猜忌國本不定人情疑懼才者
足以賈禍屢者不能自立而帝乃韜晦與時
浮沈其得坤六四之義歟及稱德登遐大臣

定策終居九五之尊櫻井白壁之童謠至是
驗矣蓋天武之統至稱德而絕及帝踐位方
得復天智之統中宗功德之在人心終不可
泯焉夫豈人力也哉若帝之器宇君德則舊
史書之備矣

桓武

自神祖都於橿原列聖遷徙不常厥邑蓋亦
後衆所欲也元明遷自藤原定鼎平城故其
告諭王公有殷宗五遷周后三定之詔聖武

衆豐富好侈大或徙恭仁或營難波紫香樂
然終不欲拂物情還都平城以迄光仁宸志
所嚮略可觀矣帝英略蓋世恢量包荒尋墜
緒舉廢典祀於圓丘以展敬天報本之誠征
伐蝦夷大奮干戚之威蓋蝦夷之為種類暴
戾恣睢急之則雲散緩之則麇集不有大懲
禍將不輟帝善擇將帥責以成功斬獲酋長
擴俗襲服恢弘祖宗之業有光前烈乃相攸
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洪

猷龜筮皆後人神昏慶據龍盤虎踞之勢建
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然觀藤原緒嗣
之諫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則征夷遷都亦
非無勞而帝度德量力為一勞永逸之舉以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苟非帝之英武明斷則
鮮能及之矣

平城

日本後紀散軼埋沒存者不能什一然賢否
治亂之迹求之於闕簡破牘猶有足徵者嘗

竊誓之前此王室以色而敗者殆希而帝首
踐其福何歟蓋禍之中人必有所受其猶病
之中身必有所應也帝聖質之此類專在精
忘外似察而內實闇故不能不疑乎人而兩
宮嫌隙之易萌疑于彼者必信于此故不能
不惑于左右而婦有長舌浸潤易行遂至倉
皇舉事嗟跌而噬臍悲夫帝初政粗有可觀
宅憂纏悲孝道足以感人心而鉗於豔妻幾
致覆亡可不戒哉

嵯峨

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
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子孰有不
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愷邪之言欲奪已
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
敝屣唯命是後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
便上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喪失祖宗之天下
必矣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
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

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故能選將決機哲婦
完賢不日而戮輦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上
皇勤於溫清及釋萬衆之重負退享二宮之
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烏能至此哉
然漢文短喪之制後世有譏議之者帝損之
又損雖不合於中道而明燭死生之理遺詔
薄葬繾綣於愛惜民力之意則盎然溢於簡
牘况又天才煥發下筆成章其訓飭諸皇子
莫不以學術而皆以政事文學顯於當時右

文之治可謂隆矣

淳和

平城嵯峨淳和皆桓武皇子也亦猶履中及正允恭以仁德皇子相繼傳位而太上天皇先後並存稅駕汾陽奉卮未央琴書相悞泉石互賞則為千古美事矣蓋帝與嵯峨皆英明之主也帝之德量可以抗衡嵯峨而嵯峨之器宇則頡頏桓武中世人主所不易得者也嵯峨皇子眾多而必欲致位於帝者帝之

賢明仁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子之詔則正大洞達絕無纖芥之嫌公平之誠可以垂憲千載矣及帝登極上皇使立恆也王為嗣而王固辭廼立仁明為儲貳遂使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兄終弟及上皇豫卜殷王之世而善繼善述帝克行周室之孝洋洋乎其盛德也哉

仁明

漢張釋之論秦故曰徒文具耳謂無側隱之實也帝受淳和之付託克續丕緒水旱疾疫罪已卹下之言史不絕言而招梗檜襍之事無不備至日御紫宸視事可謂勤於圖治而崇重儒雅之效亦可觀矣然覆其實則有不

能稱者豈非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文具之敝而無惻隱之實歟三善清行意見封事論帝尤好奢靡傷農事害女功後房內寢之飾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

歛爲之滋起則與史臣所記不甚相類蓋史溢其美而封事得其實也

文德

帝勤於庶政發奸擿伏實錄所載備矣蓋實錄之設起於桓武敕修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五朝實錄而其書不傳及攝政基經提舉史局妙選一時文臣著帝之實錄略加論斷美刺兼舉遂使千載之下得以考信而覈實其舉善矣然實錄之爲書記當時之事辭

多隱諱回護凡人君之舉動臣庶之謀猷以
至天下之大勢不能明暢洞達此實錄之通
患而其勢不得不然竟與古史之體異矣蓋
弘仁天長以降人文日隆延及帝世薰醲酣
浸史臣之選不亦宜乎

清和

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鼓而字
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為常屈萬乘之尊歸依
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帝好之尤篤年

齡未至三十遂去天位愬然授大器於幼冲
之至而不顧其果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一
委之於藤原氏抔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
日一齊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
帝精練薰修者凡字多法皇之灌頂花園上
皇之禪寂莫不萌芽于此而貽厥孫謀亦甚
乖于古先哲王之道蓋貞觀之政世之所稱
而藤原之權自此而盛亦有所馴致矣

陽成

大日本史 卷之六十一
廢立天地之大變而閏闕以來未有人臣行之者孝謙皇帝以母廢子天下猶以淡路帝之無罪悲哀攝政基經乃以人臣擅行廢立而朝野肅然莫敢支吾豈非帝之失德有自取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帝之被廢迺光孝之所由興而權歸相府功烈震主者亦兆於斯推原其故豈非天地之大變耶

光孝

荀况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王文矩藤原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舉廢典而以庶孽為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芒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孽猶有不能熙洽者惜哉

字多

新國史不傳於世自帝馭寓以降斷編殘簡

大日本史 卷之論讚二
撰拾匪易掛一漏百譬諸袞掖成裘操史筆者其艱乎哉然其梗概之可見者猶足尚論帝以英粹之姿超諸兄而居少陽及嗣寶圖紀綱大振其拒賀瑞之教蕩滌粉飾之陋源親房稱寬平之政有上世無為之風良有以也蓋自清和溺於空寂委政藤原氏而相府之權日盛帝有省於此故擢菅原道真於非次而與藤原時平相並秉政知人之鑑經邦之猷可謂明遠矣惜其崇信佛教之篤一倣

清和之所為傳位幼主遂其初志幸而守宅有器嗣王賢明雖藤原氏不能張其威福而道真左降藤原氏獨當國子孫世握政柄刑賞黜陟一出於其門而其弊遂至王室陵夷豈非帝勇於歸佛遺落國家專用精明勤勵之力於傳法灌頂之故耶遺誠一篇可備百王龜鑑而法皇尊號權輿於帝密教之分為二流推帝為祖過於梁武帝之捨身甚於唐懿宗之流涕佛教之盛至此茂以加焉而其

為害亦深矣

醍醐

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曹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舉延喜之治為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為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為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己咨詢各納讜言制作軌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惜乎載籍

不備闕略斯盡纔堪擗據者大率災沴氛祲之類已文獻足徵則雍熙之風必有可觀者良可慨也帝聰明仁恕超軼前古而信藤原時平之讒黜菅原道真遂使法皇燕翼之志堙鬱而不伸嗚呼千載之下使人不能無遺憾也

朱萑

自藤原仲麻呂反于近江天下不知兵革幾百八十年而有大同之變嵯峨帝善施機略

而禍難立銷昇平之人殊方異域之所不能
及皆祖宗風化之所被而宇多醜醜之遺德
餘烈在人者未遠故能致雍熙之治而無風
草之警暨于帝世長鯨短狐東南煽亂擅車
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溫厚足以維持
人心而又有烽燧之虞將天生蠶賊以警人
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紀綱
而振頹俗乎

村上

帝王之學莫大乎誠意正心而賦詩屬文非
所貴也帝勵精圖治仁音群品其必有志於
聖賢之學而時無耳盤傳說之臣故其所講
不過詞藝之末伎而聖賢授受之要未之或
聞也使帝用力於帝王之學則其所成就豈
特止於如是而已哉然帝天質之粹美勤於
政事民安其業朝野肅清蓋中世之明主也
繇此言之延喜天曆之政可與漢氏東京建

武永平比隆直乎後世稱為至治也

冷泉

律令格式所以為治之具也守而弗失則雖中材之主猶足以主社稷養民人焉帝容止似村上而無賢德之聞心疾似陽成而無廢立之患時屬昇平政令修舉豈非制度大定而治具畢張之效歟列聖勵治之德至此益可貴矣

圓融

甚矣權相之鉗人主也將欲有為而不能為唯英傑之主而能制下若中材之主則率受制於人僅能遵守規度不失故步而謂之治平見其形則是也論其實則有大不然者也帝之御極禁網踈濶而盜賊充斥於閭里廷喜天曆之政至此衰矣及釋重負方為游觀登臨之舉徒使後世稱其風流文雅此豈光王遊豫之義而恩惠及民者哉權移相府政不已出宸衷所及不過如此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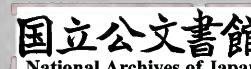
華山

漢爰延稱桓帝為中主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圓融末年朝憲廢弛媮惰委靡帝臨御日淺無藤原惟成與藤原義懷戮力匡弼紀綱頗張一旦為藤原道兼所誘脫屣萬彙情僣橫狡勢急束薪此惟成義懷之所不能救而道兼之毒謀過於中常侍黃門之所為則將謂之何如主哉即位初下詔

求面折戶諫何其美也帝王之道信及豚魚而可以欺天下乎其不充終宜矣

一條

所貴乎得賢才者以其憲範王猷能補袞闕亮采熙載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方帝之馭寓豨為多士而謇諤鯁直之風概無所聞王鳳之威方熾而舉朝循默無敢一效王章之忠憤者果可謂之得人才乎抑其所謂人才者皆浮華麗藻之徒而緩急不足恃歟帝側



恒慈仁雅尚淳朴雖總攬乾綱不能及醜酬
村上之治而維持風教猶有愈於圓融華山
之朝然則臣鄰之力未可全無其得才能之
士亦可從而知也

三條

自攝政良房居外祖之重攝籙之家莫不欲
生女為后妃以徼幸宰衡之任也既進女而
為女御由女御而冊中宮錮寵捷愛一生皇
子則不擇長幼不顧明闇拔而立之其意若

曰是我家所生也是我家所立也大阿之柄
移於外戚歷世三公宗族盤互勢禁威懾莞
執樞機而其間不能無梁冀之跋扈揚駿之
專悞雖有英明之主終莫能如之何此非一
朝一夕之故帝雖默禱求佑果何所益哉

後一條

國家之隆替在民心之向背民心一去則有
土崩瓦解之憂雖有智者不能留之其可以
留民心者唯仁恕乎帝在位二十年政理未

能熙洽而刑憲或多廢隳盜賊劫掠於輦轂
架駑跳跟于邊鄙不得謂之清平之世及其
崩也民感弛勞之恩競供襄事之役不仁而
能如是乎蓋帝亦有君德之美而輔弼將順
有所不逮歟

後宋崔

一條欲傳天位於小一條以存冷泉之統故
不聽攝政道長而立小一條為後一條之副
主其公天下之心可與嵯峨淳和媲美而道

長固欲帝繼後一條以久握外祖之權及一
條崩益無所畏憚終使小一條奪儲位而立
帝為皇太弟縱不能成先帝之志而獨不媿
於上東門院之言乎其忘公而營私亦著矣
劉向所謂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者紫貂蟬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者非此之謂耶帝雖有
齋明之姿而日月之明正有所蔽雷霆之威
不能獨運當時外家之隆可謂深根固蒂矣

後冷泉

蠻夷猾夏獷俗難馴自日本武奮略東國桓
武信威蝦夷黔黎嚳化荒遐綏服方帝之世
安倍賴時及于陸奧源賴義討而平之朝廷
無復東顧之憂矣自時厥後渠率豪酋邀功
藉勢相踵叛亂雖以宗祐之威靈終歸於芟
夷殄滅而後來東國之兵委質將家耳奕世
為其臣僕者亦萌蘖於此蓋非帝之失德招
亂而列朝狃於苟安頽暗喻靡吏不奉法之
所致也遂使保元平治以後天下大勢一變

而不可復救此王室隆替之樞機也操國家
之權者將焉逃其責哉

後三條

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帝以非藤原氏出前星殆易動搖而光芒既
著於壺切劔足使權貴望而畏之也及躬總
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虛變之象克已勵精宵
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
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

可比隆於美和延喜者可以稱頌帝德而細
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
漢宣之風而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
矣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二終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三
本紀第三

白河

賣官鬻爵固衰世之蠹政帝美先帝之餘烈
賞罰運於冲襟文明之象如日方昇而及襲
衰世之轍不亦繆乎漢汲黯諫武帝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帝溺釋氏甚於武帝之好神仙故窮財殫力
營建佛宇以求福田破壞祖宗之憲章朘削

民庶之膏血凋斲淳朴天下日趨侈靡皆多
 欲之所為也傳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帝仁義不施而多欲是務退居仙院
 殆如四紀天子威令所加無不如意而牀第
 不修幾敗倫理保元之亂釀孽於此可不鑑
 諸

堀河

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
 劌語莊公以民弗後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為

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賙所眾某之貧窶
 敵念所及可謂縝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
 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祖宗致治之道
 莫不以大德化之况計金授官當時之弊政
 積習成風不以為非其故何也機務綜理於
 上皇而帝不得決雖有君德之美而不能澤
 被生民僅能如是而止耳後三條之業自此
 寢衰矣

鳥羽

帝幼冲負宸機務決於白河法皇及躬萬機
嘉謀善政無所著聞而延曆興福二寺數交
兵而鬪雖由列朝崇佛教僧養成驕傲不法
而朝憲之廢莫甚於斯時僧人睥睨廟堂將
置公卿於何地乎帝尚富春秋而決然脫屣
退典法皇燕居逸豫游觀登臨每行必從養
志之美可方軌於嵯峨淳和二上皇而善後
之慮不能企及遂致京師喋血之變哲婦傾
城鼎臣覆餗蓋帝有以啓之也

宗德

兵貴有名師出以律帝之構兵孕怨蓄怒固
非一日重仁親王既不得立復位之念切於
夢寐故舉歷朝之典故以洩其憤於藤原賴
長君臣昏議以為舉事得志機不可失雖法
皇惑於寵姬之言而立四宮者非其命耶距
崩七日遽欲反其所為此遂父命也敵國猶
不幸災帝為人子曾無哀戚之容而輒動干
戈可謂有名乎集烏合之衆據白河殿地非

險固坐受強敵羈縻制肘將帥不得展其力
可謂以律乎宜其敗衄汚蔑而播遷南海也
憤恚切齒果何所益殆非所謂君以此始亦
必以此終者耶

近衛

善善惡惡人心之公也攝政忠通雖非良輔
之器而比之賴長之凶悖相去甚遠矣帝親
信忠通而疎斥賴長可謂知所好惡矣使其
永祚而親政有所樹立則忠通得盡其才能

而賴長亦無所肆其毒螫矣憂鬱成疾無何
而崩豈天欲降喪亂乎何錫壽之不齊耶

後白河

兄弟鬩牆骨肉相殘蓋人倫之大變也保元
之事不亦慘乎崇德上皇之興我固無名義
帝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也拘而流之不已
甚乎漢文以兄廢弟猶有尺布斗粟之譏帝
以弟流兄將謂之何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古之制也親王及三位以上暑月薨者

給水况天子乎鳥羽法皇以辛丑崩即夜葬之是何禮與此必當時有聞上皇之謀而欲速襄事者帝惑其言而後之也人子之心所不能忍而帝能忍之其能不忍於兄比尋倫攸斃也至於孽寵藤原信賴立招兵革委任平清盛及遭吞噬逼於源義仲源義經而下討源賴朝之誥則朝令夕改天下莫知適從大權潛移于關東而不知墮其狙詐之術中材之主亦所不為此與唐僖宗脅於強藩下

詔招討且宣武而暮大原國祚終移于朱梁者何以異哉攝政兼實記清原賴業語曰嘗聞之於通憲法師帝之為關主古今少其比叛臣在側恬不之者人雖言之亦無所警又載藤原俊憲語曰法皇全然晉惠帝也八王爭權今將不遠甚矣其言之也此雖非臣子之所可擬議亦當時之公論也

二條

唐肅宗遷玄宗於西內張后李輔國之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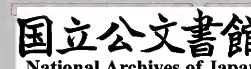
而肅宗不與知也君子謂肅宗不孝而肅宗不獲辭焉上皇之於帝慈愛既至傳位受禪出於上皇之志而初無即位靈武之嫌何故每事凌軋至使上皇歛歛於邑乎蓋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不欲上皇于預機務多方沮遏而帝亦崇信竊回矜能炫智遂致二宮不協而上皇之擾政事曾不如玄宗之居興慶宮則上皇亦不能無累德而帝之不孝人主所未嘗有也至尊無親之語不幾一言喪邦乎

其得令終幸矣

六條

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永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玉海載通憲法師語以為獻念所及不恤人言必遂行之信乎其言之也

高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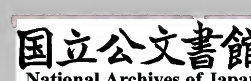


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為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靜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翼以成志紓法皇之難盡為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

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謚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安德

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為京師立主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為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



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遂廢帝而名我為賊也
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
崩殆亦法皇速之耶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
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
之矣雖然帝僅任衣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
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未如之
何也矣

後鳥羽

人君即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

自古未有無神器而登極之君元曆踐阼出
於一時之權而不可為萬世法藤原兼實議
之於當時藤原冬良論之於後異邦之人猶
譏曰天子國朝赫赫神明之裔豈可不重
其禮哉是蔑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及帝
遜位惡北條義時之竊權亟欲誅之此誠有
為之主也然不修德教不審時勢愴士姦邪
請張欺罔而欲以幾輔之招募捍關東之堅
銳是猶根本撥而求枝葉之暢腹心潰而冀

癰疽之除庸可得乎况將非其人兵無紀律
萬馬犯闕三院蒙塵古今未有慘於此者也
寶字之變以皇太后幽皇帝保元之禍以天
子徙上皇事雖不可而猶得以號於人曰我
流之也美久之亂以陪臣制至尊天地否塞
人神共憤而又使元弘之世賊臣得以藉口
豈非不正其始之故耶後之議者不能無憾
於後白河法皇也

自土御門

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篤孝
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欲立順德
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顏此非孔
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
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
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
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
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蛇
虺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能返天乎何不鑒

衷也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皇
胤立後嵯峨帝於榛莽之中璇源天潢傳於
無窮而垂裕後昆永錫爾類豈非孝感之所
致歟天之保佑果不忒矣

順德

魯昭公伐季氏意如登臺請囚請亡弗許公
室若將張焉既而日入慝作公孫于齊及適
歷之會意如練冠麻衣徒跣而請歸此雖非
其本心而君臣之禮猶存也北條義時以將

軍家臣抗萬乘之尊爵雖班於王室位豈埒
於命卿而其狡獪之計倔彊之力足以蔑視
季孫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禮也帝聰敏有英
氣其意必以新院之言為懦緩不切事機故
用群小之謀以贊本院之舉在屯之九五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豈帝未之思乎不能
學子家羈之賢而務欲效邠昭伯之為其及
也宜矣

九條廢帝

本院下詔暴白北條義時之罪狀天下孰不
聳動而王師敗績遭陽九之厄者時有不可
也及其窮蹙嚮之為逆今則獎之係累征伐
諸將百方求媚於鎌倉而終不能免抑又甚
於唐肅宗失信於史思明而歸罪於死事之
烏義恩天下其誰信之帝在嬰裸廢立任其
所為獻生不辰身播國屯哀哉

後堀河

幼帝以順德皇子為北條義時所廢而求高

倉皇亂立之此關東擅廢立之始而置君如
奕棋然嗚呼嫫不恤緯而慶宗周之隕當此
時豈無一二廷臣憤惋切齒者哉然兵權已
棄赤手不得施力俛首屏氣而唯義時之命
是聽事雖異於王衍之勸進勢殆甚於石勒
之虓闕其不排牆而殺之者幸矣帝君臨之
德雖有餘裕而為義時所推戴一有所動則
有不測之禍故拱默聽其所為王風不競亦
甚矣探本究源則起於後白河法皇輕以刑

賞之柄假人也。有國家者可不鑒哉。

晉郤丙稱惠公曰：弱不好弄，楚鍾儀稱共王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列國之君猶如此，而況於天子乎？故太師、太傅、太保通為三師，而皇朝三司之設皆其任也。帝嬉戲無度，蹉跌而崩，輔弼之臣得無內媿乎？何保慎訓護之不至也。

後漢書

唐自穆宗以來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故政柄在其掌握，以武宣之英傑、明敏猶不能去中尉之兵權，其餘可知也。矣。帝以先皇之餘澤為北條泰時所立，刑賞黜陟不得由己。一聽籙倉之處分，勢固然矣。然宦官在禁闕，威脅太主，其勢順便而北條氏在關東，坐制朝廷之命，宣若所難而圖事揆策無不如意者，置西六波羅為之腹心也。是左右神策變為銀鎗、效郎都也。欲不仰成其可得乎？至於皇統

判為二流建十年迭立之議則有甚於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陵遲之極可不寒心也哉

後深草

詩美周文王之德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
止於孝帝君德之至孝友之篤不媿祖皇之
美而不能施文王之化者時勢使之然也及
狂賊謀不軌龜山法皇不能自明至賜誓書
於北條時宗窘亦甚矣藤原公衡之議未可
謂非而帝孝友之言發于至誠遂使法皇免

闕牆之譏浮言飛章亦從而銷滅可謂不肅
而成不嚴而治豈非孝道之大者乎帝兼一
院之旨傳天下於皇太弟而太弟不能盡為
弟之道帝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其含弘光大
之德豈不美哉

龜山

帝王之德莫大於仁孝而材藝非所貴也而
况膂力乎材藝膂力而無德以輔之此後鳥
羽帝所以速禍也帝既遜位置後院別當以

壓新院此誠何心哉及北條時宗羨新院之
旨立伏見帝則帝不能無怏怏之心雖能鑒
前代之覆轍不耀其材武而孝友仁恕之德
頗有闕焉推其所由一院率於偏愛不念鴟
鳩之平均僅以長講堂領資新院之供給而
帝之驕恭習與性成蓋亦有所馴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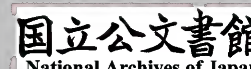
後字多

蒙古忽必烈乘并吞之勢移兵于我凶焰甚
熾朝廷之憂莫斯為大而計議謀畫一無所

聞唯事禱禳虔禱耳既而蒙古十萬之兵得
生還者僅三人懲茲後來杜絕覬覦之心上
之神祇保佑颶風大發下之北條時宗處置
得宜懸筭與臨事無異故能致此奇捷耳帝
雖有英略勢不得施時論稱為亞於後三條
殆亦有所見而然耳豈虛美哉

伏見

皇統豈宜有二乎二之階亂也後嵯峨上皇
專屬意於龜山欲使其世膺圖籙而後深草



之胤不復得立雖非大公至正之道而大宮院面聞天語矣在關東則北條時賴敬奉遺詔矣此宜一定不可移動者也北條時宗不忍見後深草上皇之憂鬱故帝居儲貳原其情似不可深罪者而違遺詔之責則不得不倚焉帝為苞桑之計欲傳祚于無窮不得不倚關東為重故百方曉譬而北條貞時逼於詔旨立後伏見帝此關東再違遺詔也元弘之誅焉得不加其子哉

後伏見

皇統之在龜山分既定矣關東豈得動搖之哉源親房謂關東將師亦知龜山之為正統而慮或啟爭端故分皇統為二流也蓋後蹇峨之立專出北條泰時之意而帝之立亦由北條時宗之力故動息不能違之人主一以威權假人則不可復收後白河法皇既誤之於前後鳥羽上皇亦失之於後關東苟無釁之可乘則雖有英明之主終莫如之何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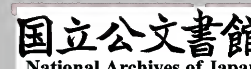
後二條

後伏見帝之立也後宇多上皇不憚故遣藤原定房於關東譴責北條貞時貞時病之遂定兩宗遍立之策而帝得以登宸極然兩宗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耳豈得為長久之道乎况天位限以十年開關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花園

義學之變為單傳直指掃蕩層累架騰之陋

而發揮明心見性之旨故人主之精於佛理者往往嗜之其源出於龜山而浸淫於後宇多至於帝而滙焉帝以關東之建議得繼伏見之宗政理不能斷於宸衷而皆決之於六波羅及遜位間曠蓋得研究禪旨至後醍醐討北條氏帝與後伏見上皇遷六波羅鎮將潰圍挾之東走流離狼狽僅而得免嚮之擁立推載者及為其累然帝處喪亂之際不以榮衰嬰其心蓋有得於所學而其沈溺亦甚



矣

後醍醐

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義之帝族誅北條高時以刷三帝播遷之恥其事難於襄公而中興功業可以垂憲不朽矣龜山法皇之屬意至此益驗而足利尊氏特倒戈之功蓄不臣之志狡獪桀黠比於高時更有甚焉故隱岐之狩猶有再航之期而吉野之駕永無回轅之日何也豔妻嬖而賞罰濫諫臣去而紀綱紊雖有忠臣義士肝腦塗草野而終莫之能救也時惜其撥亂之才足以驅使俊傑而聰叡之蔽不能甄別忠佞欲復延喜之治其可得乎蓋創業既難而守文尤難自古皆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豈帝未之思歟雖然帝英邁之氣百折不撓其拒傳神器於新主之詔義正辭嚴而出皇子鎮陸奥之詔不分文武為二途大哉言乎中古以來人主所不能及也恢復之念挫而彌厲臨崩按

大日本史 卷之三 十七

叙顧命凜然故能擁神器于岨嶽之間定五十餘年之基正統所在炳如日月豈不偉哉

後村上

延元中足利尊氏請降後醍醐帝信而許之既而被幽僅得脫席口而遜于吉野正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構難故為緩兵之計又請降帝許之始焉猶可再焉不可然正平之事其勢與延元異矣足利義詮與父尊氏謀早辭厚幣賂遺左右以納款帝明知其毒而詐之

聲言還闕其實襲之挾以詐術應以詭道事之不成熟不察之蓋北轅之舉出於一時之權略而非萬全之謀使新田義貞楠正成猶在則必不使主上有此行也男山之變雖能突圍而祝聃之矢將中王肩吁亦危矣雖然帝自幼冲躬蹈行間或赴邊徼之鎮或涉風濤之險風纒雨沐冒犯矢石自古未有勤瘁如此之天子也故義旗一麾將士響應四方勤王之師敗而復振嗚呼此乃所以孝於先

帝而不失祖宗之舊物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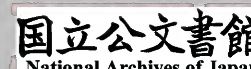
長慶院後龜山院

長慶後龜山二帝羨先皇之餘烈偏安吉野
朝儀禮典大率廢缺不能行而猶能鼓舞士
氣號令四方二十餘年雖運移祚衰而蹈義
狗節之後之死靡二神器所在其可以維持
人心者乃能如此蓋後醍醐之拒而弗授知
天命在己也後龜山之與而弗恡知天命既
去也當是時足利義滿主和議勸後小松欲

待之以受降之禮而帝拒之竟以父子之禮
授之雖在流離顛沛中不失義之正者稟乎
其不可奪也由是觀之二帝在位豈無嘉謨
善政可書於簡牘者而兵燹之餘百不存一
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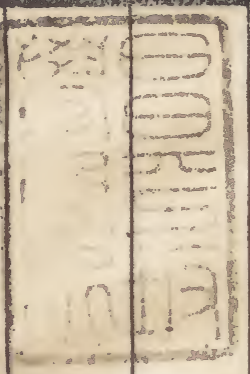
後小松

皇統之判為南北猶元魏之分為東西乎曰
非也孝武孝靜皆出於孝文固無所輕重唯
視名分所在為正耳孝武為高歡所逐而孝



靜為其所立則正統之在西後可知也皇統
之出於後嵯峨亦無所輕重唯視神器所在
為正耳光嚴光明皆為叛臣所立非無神器
而所傳非真則不得謂之有焉然神器之輕
重係人心之向背人心歸則神器重人心離
則神器輕天人惟一道器不二固非因孽亂
賊之所得而覬覦者則皇統所屬不待辨而
明矣明德中帝受神器于後龜山帝於是乎
皇統合而為一聖緒傳於悠久彼宇文普六

茹亦有所謂傳國受命之璽而異姓吞噬父
子戕賊豈可與皇統綿邈亘千萬世不可動
搖者同日而語哉然則神器之為靈物自有
所歸矣嗚呼盛矣哉



大日本史論贊卷之三終

